

那些镌刻在记忆深处的经典

□王云

在读汪兆骞先生著作《启幕——中国当代文学与文人》之前,我对这段时期(1949-1966)的文学作品是模糊的,碎片化的,读了这本书之后,概念上才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大概的了解。

拂去岁月的封尘,在汪老先生客观理性的叙说中,作家们生动、鲜活的群像仿佛就在眼前,他们触摸着时代的温度,从战火纷飞的硝烟处走来,从瞬息万变的运动风潮中走来,从霓虹灯下的新时期走来,用饱蘸深情的笔记录下时代前行的印记,引发我们心灵最感动的部分。一些经典作品,带给我内心的启迪和精神的滋养,那些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形象至今仍是心头浓墨重彩的一笔。

红色之光

十七年的创作史,是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史。在革命的浪漫主义年代,大量的红色经典横空出世,给人们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崇拜英雄,是我们那个年代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第一次知道江姐的名字,是在小学黑板报墙上,抄录着江姐的铮铮誓言:“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的意志是钢铁,永远打不垮的。”后来知道江姐形象出自《红岩》一书。

革命者牢里度春秋,刀下做鬼雄,在集中营里和敌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可歌可泣。一众革命英烈的名字赫然纸上,我更关注江姐命运的传奇,这个从小到大大一直盘桓在我心中的女英雄,我怎能忽略她受伤后十指鲜血的绽放,在青春年华里

将生命掷在光明的晨曦。

今天,再读这些看似与现代气息格格不入的革命书籍,或许有人认为“不合时宜”;我们所处的时代离渣滓洞、刑具、镣铐已经很久了,再谈及理想以及信念这些词语,或许会令人不解甚至嗤之以鼻。可是我想问:信念和理想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无数人甘愿前仆后继献出生命?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和资格谈论它吗?就像作者罗广斌写这本书的初衷:“要让今天的人了解那些敢于去死的人为的是什么。”其实,理想和信念如明亮的灯塔,任何社会任何制度都需要在它的光照与引领下前行与发展。

近日,单位组织观看党史视频,开场序幕是向革命先烈集体默哀,身边一年轻同事轻轻说了句:“应该的。”每个人心里都有英雄情结,它驻扎着,融汇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轻敲重击的潜移默化,影响着人们价值观的形成和抉择。

无论什么时代,人们都需要歌颂英雄主义的文艺作品,它们能净化人心,提振民族精神,涵养面对困难勇往直前的英雄情怀。影响了几代人的红岩精神、长征精神不该被遗忘,“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志豪情依然是人们心头永不熄灭的光芒。

乡土谱系

十七年的历史变迁,在历经土改、合作化运动中,农民成了舞台的主角,乡土题材占了很大比重。这些散发着泥土芳香的作品,我尤其喜欢赵树理的《小二黑

结婚》,读起来丝毫没有隔阂感,用日常生活描写社会变革下农民的喜怒哀乐,新旧思想的矛盾,加之生动诙谐的语言,妙趣横生的故事情节,一下把人带入那时那境。好的小说可以跨越时空,自发建立起和读者共情的桥梁,只要能引发情感的共鸣,它的魅力可以广阔延伸。

还有李準的《李双双》,一个正义果敢、心直口快的新女性形象仿佛站在了面前。尤其读到最后诗意的结尾,我的内心也涌起一阵甘甜。

这时期乡土题材的小说风格各异,虽然受当时政策环境的影响,情节架构有局限,人物塑造不免有过于完美的嫌疑,但在追求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浓郁的地方特色、真善美的流露、朴实无华的语言,今天看起来依然传递给人向上的力量和自觉升腾起对美好的渴望。

别具风格

当战争题材、农村题材的作品成为重头戏而遍地开花时,不同风格的代表作似一股清流,给人不一样的感受。荷花淀派代表人物孙犁,我非常喜欢的作家之一。记得初中读《荷花淀》这篇文章时,开头部分一下就抓住了我的心,吸引我一口气读完。与同时期宏大的叙事风格不同,同样是写战争,却如此淡雅、柔美,不疾不徐的叙事语境中蕴含着独特的审美意向,宛如一枝清秀的白莲,香远益清,亭亭净植。

孙犁先生跳出主流圈子的窠臼,独辟蹊径,坚守自己的脉络和枝蔓,抱朴归真。坚持创作由现实生活的感受出发,通

过诗情画意的描写,让真实的生活渗透进来,他塑造的不是概念化的人物,而是有血有肉的人。用情感浇灌的文字,自有恒久的艺术感染力和打动人心的力量。

沈从文的小说、散文有典型的湘西特征。抒情诗般的《边城》是一幅白描的山水风情画。小溪、白塔、墨竹、渡口,嵌入式在文中流转,暗喻着人物的性格,也直指作者内心。民风的淳朴中夹杂着野性的生气,人物情感命运质朴动人,感情迂回曲折的倔强与纯粹,却不曾刻意雕琢,呈现出真实生活流质感。

文人的风骨,血液里的韧性,是沈从文保持写作的初心。只写自己内心想要的东西,从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中发掘让人感动的东西,体现生命中永恒的真善美。

浩如繁星的17年文学作品,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经典。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作品,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时代特征,感召着我们,激励着我们走在风雨前行的路上。在百年长路的今天,有些作品并未褪色,且已超越了它的文本意义,其思想价值给后人留下了更多阐释的空间和表现路径,也引发了几代人为之传承和弘扬的追寻之旅。

王云

沧州市作协会员。作品发于《沧州日报》《沧州晚报》和网络平台。

孔子思想的光辉永在

□杨敏

公元前551年孔子诞生。一个人的名字能够被一个民族记忆2500多年,原因何在?司马迁曾感叹:许多显赫的人物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而“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

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是人类文化和文明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他的思想以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既有崇高的价值理想,又有启迪智慧的哲理,也是伦理道德的规范依据,是中国古代思想智慧的结晶。

2500多年过去了,至今几乎无人否认,诞生于中国曲阜这块平凡土地上的孔子,以他深厚渊博的学识及博大精远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世界。

孔子是中国哲学思想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一部《论语》,被中外人士普遍视为中国文化“最古老最有价值之宝典”。《论语》的内涵和人生哲理不仅影响中国文化,同样也传播到西方国家,并对西方哲学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公元一世纪,孔子的儒家思想就传入东亚地区,

先后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继而又传播到欧洲,并在十八世纪掀起一股“孔子热”。当时人们尊称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为欧洲的“孔夫子”,可见孔子思想广博的影响力。

孔子一生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纪念孔子,其实是对“仁爱、忠义、礼和、睿智、诚信”的传承和延续。一种思想,倘若能经得住历史长河的淘洗而历久弥新,必有其内在的魅力、恒久的价值。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的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一种状态,一种政治智慧和人文关怀。今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和道德文明社会的进程中,孔子的和谐思想确实值得我们挖掘、借鉴与弘扬。

林语堂先生说,孔子的思想不只是“处世格言”“道德修养”,更是一种深沉的理性思索,一种对人生意义的执着追求。2500多年来,孔子的思想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延续。

“君子纳于言而敏于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温故而知新”“学而不厌,海

人不倦”“敏而为学,不耻下问”……这些都是隔着2500多年的时空传过来的经典语录。

仔细思考和品味,每一句都是至理名言,每一句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还有,“仁者爱人”“以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孔子做人的准则及道德尺度,丈量着心与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

瑞典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曾经说过:“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收孔子的智慧!”

据报道,截止2018年末,中国已在16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近600所孔子学院和1200个中小学孔子课堂,现有注册学员230多万,中外专兼职教师5万多名。为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倡导儒家思想,目前海外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文化的人数已超过4000万人。

据记载,2015年3月8日《参考消息》第14版整版转载了香港《镜报》文章《西方人心目中的孔圣人——孔子在国外》和新加坡《联合早报》文章《孔子再次周

游列国》,详细地阐述了孔子及其思想在世界上的影响与地位。在西方人心中,孔子与希腊古代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一样享有盛名,和英国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一样被誉为时代的灵魂。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历史证明,没有文化上的独立与繁荣,就没有国家民族的兴旺与昌盛;而没有文化的继承,也就没有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在中华民族正以昂扬姿态走向世界的今天,一个既善于继承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而又善于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民族,才是最有前途、最有希望的民族。

杨敏

杨敏,文学硕士。作品发于《人民日报》《文汇报》《诗刊》等报刊。